

赵富海
编著

杨晓敏 与小小说时代



作家出版社



杨晓敏
与小小说时代

赵富海
编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晓敏与小小小说时代 / 赵富海 编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063-7674-7

I. ①杨…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0567 号

杨晓敏与小小小说时代

编 著: 赵富海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丁 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 × 240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23.5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74-7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

第一章 民族文化的精神坐标 001

- 一、文学话语高地 003
- 二、生命力的气候 004
- 三、生命与智慧的终生附丽 010
- 四、小小说精神的时代显影 022
- 五、大众文化的一种学理 一种文化成果 027
- 六、文体定位的时代内涵 032
- 七、三千年的历史长度“诗三百”与小小说在两端重逢 039

第二章 文化自觉的精神抵达 049

- 一、伊河路12号——小小说的生命现场 051
- 二、时空现身 敞开自身的激情贯通 064
- 三、一生只做一件事 072
- 四、时光的温度理想的高度 077
- 五、小小说亦是小说 大道为中 093

第三章 只有文化的 才是永恒的 111

一、小小小说人物的文化属性 113

二、性灵抒写构架文学谱系 121

三、文化营造的境地 137

四、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点燃 146

第四章 小小小说精神长旅 163

一、空中平民的歌唱 165

二、理念活在小小说里 172

三、智慧的思考变得形象而直观 185

四、小小小说宏大叙事的时间函数 194

五、小小小说人间烟火气儿 201

六、好书凭借力 一种新生 211

第五章 英俊少年 营造绿地的事业 223

一、倾情溢美 将伴笔耕老 225

二、心灵和体温勾画出小小小说江山 238

三、结果在时光里 241

四、昨夜星辰圆梦 257

第六章 打通历史 连接历史 进入历史 271

一、哲思 情怀 务实 273

二、《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开风气之先 284

三、鲜活饱满的精神滋养 297

四、人生问卷 一种历练 305

五、精神与物质的时代契合 312

六、文化最终沉淀的是人格 322

后 记：非英雄者论英雄 333

附 录：小小说是平民艺术 341

小小说图腾 348

我的文化理想 364

第一章

民族文化的精神坐标

血脉里迸张生命的质感，

时光雕刻独开的雄心；

倡导者的觉醒，从自强、自爱、自尊开始。

一、文学话语高地

“风”者民俗歌谣之诗，

小小说的时代底细。

三千多年前，三千多首民谣在中原大地传唱，有“风”，有“雅”，有“颂”。那是民间的流行歌曲，昂首呐喊，抚摸内心，闪烁人性光辉；那是中华文学高地的发声。经“行人”搜集、梳理，被周王朝乐官编成三百〇五首（也传为孔子所编选），曰《诗经》，又叫“诗三百”，于是中华文化的修炼与操守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源头。“风雅颂”演绎庙堂与江湖人生哲学。“风”歌颂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张扬，尤其是对爱情的赞美。“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

“诗三百”曾经是儒家经典，孔子却不采“风”，说：“郑风之乱雅乐”。郑即郑国，即现在的郑州新郑。“郑风”有二十一首。明代重臣、新郑人高拱则认为：“雅为古调，郑乃新声，新声多悦之，故能乱雅。”民间俗声压倒了雅音——王畿之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郑国故城出土大批青铜器——编钟，它登堂入室之后，仍能击打出美妙的音乐，“出其东门，有女如云”。现今的“美女如云”盖出于此。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到三千年后的今天——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初、2000年初、2014年初，一个民间立场的文学样式——小小说问世并日渐丰盈。《“书法家”》《苏七块》《雄辩症》《陈小手》《立正》等，洋洋洒洒数万篇，佳作“三百”，飞入寻常百姓家，入高校，进机关，在中国各地，在世界各国，它们集束成群，如春潮涌动。

小小说，被称之为文学中的“英俊少年”，诞生和发轫于中原名城郑

州，郑州被誉为“小小说圣城”。小小说，民族文艺，大众文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颂曼福，我颂著祺，我颂撰安。小小说，对物象和内心的概括，给人精神带来感悟；小小说，一个个故事，用一生积累一份情感，给人以尊严。

小小说，民间立场，与三千年前的《诗经》哗然对接。

人的一生，都会孜孜不倦地寻找他的发现，杨晓敏发现了“诗三百”与小小说共同的根性，它叫《小小说是平民艺术》。

《史记》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唐、虞、夏、商、周王朝建都在“三河”，“三河”乃中原的核心，八方辐辏之地。郑州刚好处“三河”中间，扼据全国交通要冲，自古至今亦然。

可以这样说，平民艺术的小小说发轫于“天地之中”的郑州，自有它的胸襟与气度，它回响“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自信与豪情。《百花园》《小小说选刊》汇集的数以万计的小小说，透出的是文化涵盖和时代底细。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二、生命力的气候

介入民族文化的创造，

“因有热血之人，方有万世不朽的浓情文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代小小说在中原郑州的《百花园》《小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苑里啼声嘹亮，那是它充满活力的“孩提时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长成“英俊少年”的小小说，已是根植于民间的大众文化。“修辞立其诚”，小小说在这个时代，自尊自强，茁壮成长，开始彰显出它的文体意义、文学意义、大众文化意义、教育学意义、产业化意义和社会学意义，掀起了长达三十年方兴未艾的读写浪潮，接续创新了中华民族文化一脉——《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当代小说、小小说……如将《诗经》视为民族文学的第一次浪潮，小小说以一种平民艺术精神，营造文学绿地，它锲而不舍的文化造山运动，形成了三千年之后的第九次浪潮。

当代小小说发轫壮大于郑州，郑州是中国小小说大本营。

小小说已成为郑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作为郑州老市民，我为之欢欣雀跃，为之凝神思索。三十年来，我倾情于对郑州这座中原城市的文化的抒写，深知构成一个城市久远的历史文明和厚重内涵的，是它不可复制的文化遗存和不可替代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代表人物。前者是城市记忆，后者是城市形象大使。

我写过《老郑州》三卷，是民俗研究与文化抢救之作，涉及中原古文化“嵩山文化”两卷，《历史走动的声音》，是对“天地之中”八处十一项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追踪研究的厚重写作。2011年登封“天地之中”八处十一项历史建筑群——汉三阙、中岳庙、少林寺、会善寺、观星台、嵩阳书院等中华民族的历史建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和全人类的保护。

我还编写过《郑州十大历史人物》，他们是大禹、许由、陈胜、子产、列子、杜甫、白居易、郑虔、李诫、郭守敬。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

引领、改写或者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他们是郑州人，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大使，提升了郑州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三十余年来，我既牵手于中原文化的兴盛，又欣慰于中原文化的探寻，更注目于中原当下人文文化的流脉，写出报告文学《南丁与文学豫军》。南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是一个闪亮的文化符号，也是郑州这座现代城市的形象大使。

我现在着手撰写的郑州城市形象大使，是一个叫杨晓敏的人。

这是我在浮躁不安的时代里的率性而为，我遵循内心的指引行进。

著名文化学者、评论家何向阳曾经说我，“一将古今打通，既牵手中原古代历史文化兴盛，又欣慰于中原民俗文化的点滴，更注目于当下人文文化的流脉”。我要做的是：“让历史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物，能够以文字的形式予以留存，予以传播，这是一种文学的记忆。”

我不想让城市失忆。

我写杨晓敏，其实是写小小说，写小小说时代。杨晓敏伴随小小说一路走来，小小说的播种、萌芽与日渐成长壮大，二十六年风雨兼程，与之相濡以沫，二者早已融为一体。把杨晓敏与小小说置放在一起，其用意是从一个城市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来考量，放在数千年流淌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之中透视，去探寻他与它在当代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所凸现出来的“文化符号”意义。

二十六年间，杨晓敏站立在体现民族文化与民间立场的精神坐标上，梳理和整合着新兴文体小小说的优势和劣势、构建和制衡，提出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一亘古未有的理论，创办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大奖“小小说金麻雀奖”，搭建了作者四方云集、作品激情澎湃的文学交流平台“中国郑州·小小说节”。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兴文体，小小说已纳入了我们称作“主流文学创作”的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的行列。

中原郑州是当代小小说的发祥地。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铁凝女士曾高度赞扬说：“新时期以来，河南文学创作还有一个极大亮点，就是以《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为根据地形成的以郑州为龙头的全国小小说创作中心，它以充满活力的文体倡导与创作事件，有力地带动了全国小小说的发展。”

因为小小说，郑州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与日俱增。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郑州在全国掷地有声的有两件事：一是铁路，二是绿化。京广、陇海两大钢铁大道交会于郑，成为中国铁路心脏供血部位，交通枢纽。1959年郑州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绿城”桂冠一直戴在省会郑州头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郑州叫响全国的有三件事：看少林功夫，吃郑州烩面，读小小说。少林功夫名扬天下；郑州烩面，一碗吃尽中原风；中国小小说的大本营在郑州市伊河路12号。

杨晓敏在这座五层小楼里办公。二十六年来，杨晓敏和他的团队，以《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小小说出版》、郑州小小说学会、郑州小小说创作函授辅导中心、小小说作家网等为平台，办刊物、搞征文、举办笔会和研讨会等，坚持著书立说、编纂评奖、出版发行、社会函授、网络交流等等，似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将军，率领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构建出宏大的全国小小说读写方阵，“倡导与规范小小说文体，发现、扶持、培养、组织和造就小小说创作队伍，寻找、培育和引导小小说读者群。”

抬望眼，一种文化现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小小说春潮涌动，草木葳蕤，郁郁葱葱，以大众文化为题旨的小小说读物，堂而皇之地进入寻常百姓家……

一种文化现象的兴起，需要有思想者以理论作支撑；小小说文体的完

善与独立，需要有倡导者、编者、作者乃至读者的多年实践佐证；大众文化的崛起，需要有人以远见卓识，引领先行。当代小小小说的旅程，引领者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大使杨晓敏。杨晓敏是豫北获嘉县人。但二十六年来，他的生命与性灵已融入小小小说，融入郑州这座城市，融入这个时代。

历史总是以时光的刻刀雕琢出它所属意的形象，再锻造其人文本真。

杨晓敏曾是军人，少年时仗剑远行。年轻的生命和热血包裹在绿军装里，军装里有他的灵魂与激情的释放，才情和人性之光也在此敞开。从十八岁到三十二岁，杨晓敏以有限的个体生命体验张扬强烈的生命意识，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给这个世界打上烙印。

随笔《西藏之恋》，真实地记录了杨晓敏转业离藏时的心情。这是属于“喜马拉雅”的生命恋情，可以看出这块原始之地对他人格的锻造：

凌晨3点，我悄然披衣下床，径自出门。

宣布转业的军区机关干部将乘坐今天的飞机离开拉萨。开往贡嘎机场的班车5点启程。昨晚，前来话别的战友送我一幅西藏地图，说：“留个纪念吧。”我躺在床上辗转无眠，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感，频频袭上心头。

这会儿一踏进秋色溟濛、天凉气爽的高原夜色里，我顿觉精神一振。营区里空空荡荡，只有几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亮。我走动时，路两旁的白杨树和左旋柳交替显现出斑驳的身影。整个圣城拉萨乃至万里雪域正沉浸在一片安详、静谧的氛围里。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更令人产生出某种梦幻般的错觉。

军区大院中间，规划出一个占地十几亩大的长方形操场，供阅兵和平时机关人员早操用。操场上缀满一簇簇参差不齐的低矮杂草。

我第一次来这里散步时，已惊讶地发现这是个绝妙的好地方。因为站在操场中央，透过围墙外的杨林梢，可以清晰地远眺夕照中的辉煌灿烂的布达拉宫金顶。红墙、窗口、佛光笼罩下拾级而上的喇嘛和游人，恍惚迷离。那随风抖动的经幡，把人的思绪，飘飘缈缈地引入超凡脱尘的境界。

后来我反复验证，欣赏布达拉宫时，近了太一览无余，远则视点模糊，都不如操场中央的距离和视角好。尤其是傍晚时分，它张扬出来的油画效果，便会永远燃烧在你的脑海里。

此刻，我虔诚地盘腿坐在湿润的草甸上。头上星光闪烁，周围有大大小小高低起伏的远山近峦。我再次凝神仰望布达拉宫雄伟奇崛的轮廓，回顾十四年来，我和战友们在这块叫作世界屋脊的地方挎枪巡逻、跃马驰骋的人生履历，心灵深处涌动起无边无际的大海潮汐。雪山、草原、牧歌；哨所、国旗、界碑，让我似乎真切地感悟到了一种近乎神圣的启示——你的生命从此与西藏紧密相连。离开的只是你的躯壳，今生今世，你的灵魂都将在雪山莽原间流连……

我早已潸然泪下。在我从草甸上站起来的瞬间，正好有一声嘹亮的鸡啼，催我下山了。这一天是1988年9月26日。

日月如梭，往事如烟。每当我站在中原省会一幢办公楼的临时住所里，凝目盯住挂在陋室的西藏地图时，便觉得满眼山川河流复活起来，召唤我遨游其中。

西藏乃世间罕见之原始边地，站岗巡逻的西藏兵有着鲜为人知的苦乐生活，我曾有幸在雪域高原服役十四年，至今从未怀疑过，这是上苍对我平凡人生至高无上的恩赐。

生命历练，思想开凿，精神提纯，凝成他血脉里迸张的生命质感，赋予了他独特的使命。他从军的档案里有四次三等功嘉奖，一本新闻报道剪报和一部诗集《雪韵》。

1988年10月，杨晓敏转业到郑州市文联百花园杂志社做文学编辑。是年他三十二岁，英姿勃发。杨晓敏说：从那一天起我就属于小小说了。

我多次与杨晓敏聊到他从军十四载的西藏生活。我深感上苍的神力，它将一个人生动的个性生命置放在有个性的地域——西藏、郑州。西藏是块神土，原始的质朴和欲望，托举出雪域高原的神山圣水；郑州是“天地之中”，华夏文明的源头。西藏，“乏其筋骨”；郑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杨晓敏少年时吟诗作文，熟读经典；青年时远行；壮年时倡导小小说，这正所谓：读百家书，行万里路，布衣亦可傲王侯。从中可以看到他人生辽阔的存在。

三、生命与智慧的终生附丽

苍穹起处，自有英雄辈出，
士子情怀，开创小小小说时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是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包括了众多的复杂元素：全球文化秩序的动荡与重组，世界性的对中国价值的再认知与迷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文学边缘化的相互解构、冲击与整合。一个全球文化博弈的时代，“苍穹起处，自有英雄辈出”。杨晓敏在这个时代弄潮，他强烈的主体意识，丰盈的创新理念与文本实践，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站在人性的高度，从民间走出而独开风气，回应时代的期待与渴

望。他虎虎有生气，创意迭出，拥有着不可遏止的精神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感慨的形象。立足中原，放眼八极，确立中国小小说坐标，以特有的吞吐宇宙、牢笼古今的风范，铸成大势。

智慧也是生产力。

我之所以这般评说，又这般审视，皆因杨晓敏自觉身负重任与大众期望，心怀凌云壮志，倡导小小说文体并携手小小说文化成果进入这个时代的大门。

二十六年来，杨晓敏参与编选、审读了三种文学期刊：《小小说选刊》（半月刊）自1989年第2期（总第50期）至2014年第24期（总第600期）；《百花园》月刊（曾为半月刊）自1989年第2期（总第142期）至2014年第12期（总第545期）；《小小说出版》（前身为《小小说俱乐部》）自1989年（总第1期）至2014年第4期（总第88期）。如果我们默算一下便可浮现一个数字，“三刊”出版发行总期数计1027期。

当代文坛，能二十六年间同时参与编选、审读三本文学杂志，并且只为倡导与规范某一种文体而达到如此文化累积的，或许只有杨晓敏一人。

“三刊”发行总量已经逾亿册，在两代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三刊”坚持自收自支，以文养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可观的经济效益，还上缴税收一千五百多万元。

二十六年来，杨晓敏笔耕不辍，硕果迭出。著书立说、办刊编书、文学活动、文化产业一齐来。

出版有《冬季》《清水塘祭》《我的喜马拉雅》《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当代小小说百家论》等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多部。与人合作主编有《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五卷）、《中国小小说典藏品》（七十二卷）、《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作品集》（四十三卷）、《中国年度小小说》（十五卷）、